

澳華新文苑

第1283期(A)

火日丹的火
不在灶膛裡
不烤糧食，也不暖牛羊

是一個人
把半個世紀前的那場大雪
揣在懷中

時間久了
慢慢化成了火

趙旭，火日丹
丹砂入火，淬過一次
烈焰過後
灰裡坐著未冷的字

五十年前的風
吹過伊敏河，吹進草原
吹動那些
在草芥中站立的名字

那一年
年輕人背著行囊，從遠方來
把最好的年華
却在最荒涼的土地上

伊敏河接住了他們
也接住了
他們未及展開的一生

張津生來了
帶著語錄本，帶著理想，和
一顆河水一樣澄清的心

放牧、剪羊毛、接生
冬夜裡
從凍土下刨出牛糞
點燃蒙古包裡的月亮
也點燃自己的星星

學會騎馬，學會了呼麥
學會用生硬的蒙古語
唱一支沒有歸途的歌

有一天他忽然明白
草原的風裡有雪
雪裡有馬蹄
馬蹄聲裡
有人被釘在命運的木樁上

教麗斯琴
眼裡有草原的遼闊
頭頂卻壓著
一頂沉重的帽子

隊長白乙熱

火日丹
白天，在人群中挑她的名字
夜裡
悄悄送去半隻羊

半隻羊，在漆黑的夜裡
不說話
却比人更接近人

一個名字被連根拔起
土裡落下漫長的夜
帽子壓下來
一生便暗了

喝過同碗奶茶的人側身而過
昨日的兄弟
隔著比伊敏河夜空
更深的深淵

終於，知青們一批批離開
像秋天的大雁路過草原

帶走行李，帶走年華
帶不走的，長成了草木

樹一年年高過屋頂
張津生沒有走
為了他的姑娘
也為了這片長進骨頭的曠野

哈拉是一條狗
擋不住那個年月的狼
却差點替他
咬住一個時代

趙旭，火日丹
你寫下那些名字時
他們是否正立在燈下？

不發一言，只凝視你
看你會不會
替他們把沒說完的話
從紙上領回來

你寫了
沒有讓他們
沉入附錄的年號
你把名字

一個個從塵土裡扶起
還給他們愛過的姑娘
夜裡的戰慄
以及一輩子
留在肉中的勒痕

火日丹
你是一塊在雪中燒紅的沉默
是半個世紀後，不曾癒合的
傷口

大火退去後，留下來的
是一張張清晰的面孔
半隻羊，一匹馬，一座蒙古包
以及一句懸在風中的承諾

伊敏河還在流
從北方來，流過草場
流過那些無人提起的歲月

水不記滄桑
可草原記得，風記得，蒙古
包記得
張津生記得，娜吉日記得
那棵老樹
也一直記得

而你
讓他們從紙上起身
回到人間

《伊敏河畔的悲歌》
是一條湧動的河
讓被時代卷走的人
循著水聲
回到岸上

半個世紀後
張津生終於回來了

沒有馬，沒有行李，沒有青春
只有一本書，一頁紙
和那句從未走遠的話：
“等著我，我會回來。”

這一次，他從文字裡歸來
這一次，他的名字釘在紙上
風拔不走

伊敏河還在流
而火，始終未熄
（僅以此詩致敬趙旭先生小說
《伊敏河畔的悲歌》。布文於
天鵝海，06/10/2026）

《登大雁塔》並序

小序
昔年春暮，登大雁塔。浮屠七級，玄奘譯經之址。拾級而上，簷鈴風動，磚痕斑駁，猶見唐時月色。北瞻宮闕如星，南眺秦嶺橫黛。俯仰之間，永徽遺塵，恍若在目。念聖僧西去，貝葉東來，百代滄桑，盡收眼底。慨然懷古，浮生若寄，悵然久之。遂賦排律三十八句，以誌登臨。

詩曰：
寶宇興何代，孫標邁紫宸。
梯疑星漢接，勢欲鬥樞親。
象教中天峙，慈恩上界賓。
乍驚塵蔽日，漸覺氣無春。
雁沒青冥遠，煙生碧嶺新。
簷鈴催過客，磚刻認前身。
譯續垂千古，禪音動鬼神。

蓮經藏奧義，法座證玄津。
日轉塔陰薄，風回塔鐸頻。
簪裾趨玉陛，萬國仰皇仁。
紫陌連雲闊，紅埃暗錦茵。
梨園歌未歇，金殿宴方陳。
鑿鼓催天寶，霓裳散羽旒。
遙傳蜀北聲，獨望梁河濱。

山父

盧正平詩兩首

生命何求？

櫻花隱去
嫩芽綠葉長留。
年復一年
夏至藩秀。

浪接一浪
生命何求？
春色漸遠
長路漫漫曲幽。

陽光之鄉
太平海濤自由。

獨步前走。

圖靈解碼

圖靈解碼
生命基因串串；
蛋白鏈連
數字密碼萬千。

弦光波浪
時間樹下變遷。
宇宙橫空
化出閃爍星星；
量子飛馳
數字解讀世間神明。

悲歌一曲淚滿襟 ——讀趙旭的《伊敏河畔的悲歌》

梁曉純

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比書裡的知青整整晚了一代，也沒有去過內蒙古，可說起內蒙古的知青，原來以為並不陌生，因為我的大表哥和表嫂都是當年從天津插隊到內蒙古的，他們去的大概是包頭那邊，但我對他們的瞭解，基本都在都市裡。讀完《伊敏河畔的悲歌》，我對草原知青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呼倫貝爾鄂溫克草原上一幅幅美麗的圖畫，在趙旭老師的筆下徐徐鋪展開來，有蜿蜒的伊敏河在流淌，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就在我們的眼前奔跑嬉戲。蒙古獒哈拉的兇猛盡責，棗紅馬克依日莫列的忠勇赤誠，還有那壯碩的牦牛傲然雄立，但更讓人心動的是投身到草原，與各族牧民一起放牛、放羊、放馬的知青。他們在這裡與牧民們共同生活勞動，打羊草、割葦子、剪羊毛、接羊羔。在人們的認知裡，草原是秀麗的，可是深入到草原，我們才知道這裡有一年四季的變化，惡劣的自然環境和一望無際空曠的荒原，讓這些剛剛踏入社會的他們真正體會到了美麗大草原背後的肅殺和孤獨。

趙旭在他的《伊敏河畔的悲歌》裡為我們描繪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一樁樁驚心動魄的故事。這個題材在文學作品中不多見，同在北方的蕭紅的呼蘭河和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曾經深深地吸引過我。趙旭筆下的伊敏河，雖然與前兩者描寫的時代、地域不同，但同樣流露出對當時那個年代人們命運的悲憫情懷，小說的主人公，是一群從天津、南京、上海來到伊敏河畔插隊的知識青年。對於以往的知青題材，大多數是描寫農村或農場插隊的，真正寫知識青年在草原生產隊嘎查，在蒙古包插隊生活的，趙旭的這部長篇小說應該是中國的第一部。

小說一開頭就將我們帶進了草原，前奏從主人公知青張津生放羊入手，狼與人的鬥智鬥勇讓我們從翻開書的

那一刻起就感受到了草原上嚴峻的一面。

那是一個充滿理想與激情的年代，張津生、江珊這些熱血青年，懷揣理想來到了草原，他們和牧民們一起放羊、放牛、套馬、殺羊、宰牛、打狼、配種、接羊羔。過去在都市認知裡的所謂的醜陋畫面，在草原卻比比皆是，青春的躁動和那一個個生命的碰撞，在這裡都是生命綻放的燦爛火花。趙旭用他細膩的筆觸給我們呈現了一個充滿勃勃生機的美麗世界。

與此同時，我們在字裡行間也感受到那個年代的刀光劍影，人民的苦難。這裡有教學校長賀啟文被鋼鞭抽打後的自殺，有江珊在紫蘭屯師範學校進修時的語文和數學老師被關進牛棚挨鬥與打罵，有江珊的父親水利專家被打成右派後，“文革”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更為血腥的是內蒙古地區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挖肅運動，而當時各級軍宣隊挖肅指揮部利用單純的知識青年作為他們的打手和幫兇，在短短的時間內致殘、致死了一大批無辜的各族牧民。

然而，趙旭是冷靜的，他的主筆調還是落在張津生、江珊這些年輕人身上。他們與蒙古、達斡爾、鄂溫克等民族牧民們一起為草原的繁榮紮根草原，把自己的青春獻給那片充滿生機的大地，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知識獻給當地，讓牧民的孩子學習文化。他們雖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可他們在這裡也遇到了心上人，收穫了美麗的愛情。然而，世事無常，江珊的突然離世，張津生被捲入政治的漩渦，悲劇的發生把劇情推向了高潮，讓我們對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進行深刻的反思。

趙旭的這部小說，在矛盾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在故事情節裡描述當年發生在這片草原上的故事。生產隊長白乙熱，蒙古族漢子賽因巴

雅爾，達斡爾牧民小夥子烏達木，知青馬馳等等，那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呈現出人性的複雜；那曲折離奇驚心動魄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那個年代的荒唐和可怕。除了上面提到過的，書中還有一個小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就是奧利斯琴，她本來是一個年輕美麗的護士，性格開朗活潑，只是因為照顧牧主病人，便被牧主娶回了家，後來牧主被鎮壓，她也被劃為牧主成分，從此便受盡了歧視與迫害，年紀尚輕外表卻變成了一位老太婆。可是她不改善良的本色，寧肯自己受罪，為曾經批鬥過自己的女知青保守私生子的秘密。小說接近尾聲，江珊生產時大出血，已經極度營養不良的奧利斯琴還是為她輸了兩次血，在被公社革委會領導趕出醫院後離開了人世。

我是一口氣讀完這部作品的。整部小說利用對比、反諷、伏筆、轉折緊緊地吸引著讀者。這不是一個浪漫的草原故事，而是一群年輕人把最好的年華，真真切切地活在了伊敏河畔。好幾次我的淚水差點溢出血眶，趙旭老師設計的結局是不是太殘酷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讀到最後，我心中多少有了一點慰藉。小說為我們展現了呼倫貝爾草原伊敏河畔一幅史詩般的生活畫面，也奏響了一曲由時代譜寫的悲歌。



趙旭長篇小說《伊敏河畔的悲歌》封面

悉尼詩詞協會 十月文化論壇

主講題目：《尋訪昆士蘭華人歷史足跡：從早期契約工、淘金華人到散落在地方的歷史記憶》

內容提要：本次論壇，是主講人近年來深入北領地和昆士蘭實地探訪後的考察與發現。

1）早於淘金時代的廈門牧羊人契約工在昆士蘭留下的歷史印記。

2）鮮為人知的從北領地達爾文步行走到昆士蘭金礦區的千里“淘金路”。

3）實地尋訪早期華人留下的生活遺跡，並追尋他們的後人，講述那些被歷史塵封的華人故事。

主講人：趙立江，西悉尼大學中文教師，澳洲華人歷史足跡探訪者、研究者。多年來實地走訪澳洲各地華人歷史遺址，尋訪早期華人的生活遺存及後人，已記錄二百多位早期華人的生平經歷與歷史故事。

時間：2026年10月28日（週三）上午10時——12時

地址：詩會活動中心（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本會的論壇和教學活動全部免費，歡迎所有感興趣者參加。

海上繁花

艺术展

开幕式 10月31日下午2时

展览 10月31日—11月7日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10:00至13:00时，下午13:30至18:00时。

主办 澳洲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

国画 油画 丙烯画 书法

地址 799 Pacific Hwy .Chatswood 中华文化中心。